

評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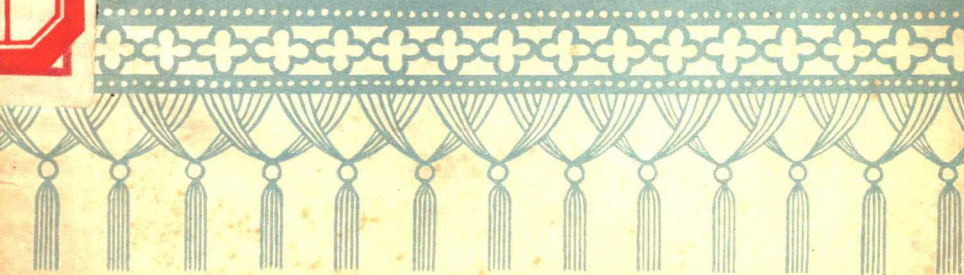
白洋淀的春天

(北京市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劇本選)

李 克、羅 揚編劇



北京大眾出版社



白洋淀的春天（詞劇）

李 克、羅 揚編劇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白塔寺觀音菴）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

(5020)787¹/₂ × 1092¹/₂ 1/32 • 1 15/16 印張 • 45,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 550冊 定價：0.19元

白 洋 淀 的 春 天

(評 劇)

李
羅

克
揚

編 劇

前 記

白洋淀是一個優美的地方，住在這裏的人們，有着勤勞的習慣和淳樸的性格，他們爲了追求幸福和真理，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從解放以後，白洋淀變得更美麗了，人民過着愉快的生活，特別是到了春天，到處充滿了歡樂的歌聲。

就在這一年春天，白洋淀邊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

沈慧貞是一個善良的中年婦女，很早以前，就死了丈夫，婆婆的脾氣又壞，說打就打，說罵就罵。十八年來，沈慧貞拉扯着自己的女兒——春花，一直在含着眼淚過日子。

解放後，人民做了主人，婚姻自主了，戀愛和婚姻成了光明正人的事情，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的鬥爭也一天天地深入、擴大。沈慧貞在這種新的情況下，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勞動生產中，她找到了自己認爲滿意的人——王常青。

婆婆是個老腦筋，原來因爲春花跟大勇戀愛的事，就對沈慧貞有些不滿，現在看到沈慧貞與王常青有來往，氣更大了。在她看來，沈慧貞與王常青的戀愛，更是“不道德”的“敗壞門風”的事，在無法“管教”的情況下，她採納了兒子二貴的意見，一方面讓二貴到外邊給沈慧貞找主，一方面惡言惡語地威脅，逼着沈慧貞說服春花答應老人家早已安排好了的婚事；並且到地裏找着王常青大鬧一場。村長趕來以後，對這件事也沒有進行合理的解決。

多數人都不滿意村長這種糊里糊塗的處理婚姻問題的態度，王常青和大勇更是不服。這時，春花已從娘那裏聽說奶奶包辦自己婚姻的事，大家都去找婦女主任。婦女主任一向關心羣衆生活，表示堅決支持他們正當的鬥爭，大家的信心增強了。沈慧貞通過春花撕婚書的事，也受到很大鼓舞。

老婆婆是不甘於失敗的，她趁婦女主任到區上開會的時候，硬逼沈慧貞改嫁，但是沈慧貞並沒有屈服，她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裏，衝出門去，投奔王常青，誰知道剛到常青家，婆婆和二貴就趕來，扭他們去見村長，又百般侮罵。沈慧貞痛苦不堪，趁機走到淀邊上去，面臨着茫茫的淀水，回想起自己悲慘的遭遇，悲不欲生。正在這個時候，婦女主任和春花從區上趕來，問題才得到了合理的解決。從此，沈慧貞才開始了新的、幸福的生活。

人物

- 沈慧真 女，三十五歲。
- 李春花 女，十八歲，沈慧真的女兒。
- 王大勇 男，二十二歲，民兵隊長，李春花的未婚夫。
- 王常青 男，三十多歲，大勇的門叔。沈慧真的未婚夫。
- 李桂蘭 女，二十五歲，婦女會主任。
- 李村長 男，四十五、六歲。
- 老婆婆 女，六十來歲。
- 李二貴 男，三十三歲，沈慧真的小叔。
- 老韭菜 女，五十五歲。
- 李小梅 女，十七、八歲。
- 李秀萍 女，十五、六歲。
- 小梅娘 女，五十多歲。
- 呂大嬌 女，四十多歲。
- 張老漢 男，五十多歲。
- 李小剛 男，十七、八歲。
- 老頭 甲、乙。
- 郵遞員 男，十七、八歲。
- 青年 甲、乙、丙。
- 羣衆 若干人。

序 曲

白洋淀的流水嘩啦啦的響，
水連天天連水一片汪洋；
水中的魚兒打不盡，
岸上的稻田連村莊，
物產豐富風光好，
人民勤勞又堅強，
爲自由我們不惜流血汗，
爲幸福不怕困難來阻擋。
讓這兒枯樹發青鮮花開得更美好，
讓這兒有情人個個配成雙。
靠互助，搞合作，勞動生產，
爲今天，爲明天，貢獻力量！

第 一 場

時間 一九五二年春天的一個早晨

佈景 白洋淀的一角。遠處可以望到藍藍的天上飄着幾朵白雲。淀邊長滿了青青的蘆葦。岸上有成行的垂柳，樹下花草叢生。

幕啟 李春花、李秀萍、李小梅、婦女主任、青年婦女等在緊張地卸運着船上的魚籃，愉快地歌唱着勞動和幸福的生活。

李春花 (唱) 一片淀水藍汪汪，
春草嫩綠柳梢黃；
漁翁淀內緊撒網，
姐妹們岸上忙插秧。

李秀萍 (唱) 咱幹活能抵上男子漢，
種地打魚都不外行。

婦女主任（唱）集體幹活動頭大，
互助合作多打糧，
多增產大家的生活才能過得好，
多增產咱們的國家才能越來越富強。

〔四處響起了歡樂的歌聲。有人向婦女主任打招呼：‘婦女主任，你們還不休息休息？’〕

婦女主任 馬上就休息。姑娘們，咱們也休息一會吧。

李秀萍 休息？你看今年這魚够多肥，天天打還打不完，還歇什麼。

女青年 對！春花，你說怎麼樣？

李春花 依我看咱們還是接着幹下去！

李小梅 你們真不明白，也不替人春花想一想，一會兒有人來找她呢。

李春花 別瞎說，你怎麼不說說你自己呢。

李小梅 我們，我們也不像你那麼積極，有一點空就湊到一塊，真像“糖瓜”一樣。（衆笑）

李春花 你……………

婦女主任 別鬧啦，像糖一樣黏到一塊有什麼不好？（衆笑）要是作到生產、戀愛兩不悞，那不是更好嗎？

〔幕後喊：“文化船來了，借書去。”〕

李春花 主任，你看“文化船”來啦！

婦女甲 主任你看“文化船”來啦，咱們休息會，我們借書看去。

婦女乙 對了，主任我們借書看去。

李秀萍 我去借本“劉胡蘭”！

婦女丙 我去借本“小二黑”！

衆 咱們借書去呀。

李小梅 春花，你怎麼不去？

李春花 我不跟你一塊去！

婦女主任 走吧，別拿人家開心啦！

〔衆下。〕

李春花 小梅這個死丫頭真調皮，以後再跟你算賬，非把你老底揭出來不可！大勇哥，大勇哥怎麼還不來呀！

（唱）兩岸的垂柳排成行，

我和那大勇哥情意長。

想從前我們兩個人跟着游擊隊，

從來是互相照顧互相幫忙，

一塊兒黑夜去送信，

一塊兒搖槳送軍糧，

一塊兒在荷花深處把敵人來張望，

一塊兒在蘆葦塘裏給戰士們裹過傷。

解放後，我們倆個一塊學文化，

一塊開會把工作商量。

從心裏我愛上王大勇，

大勇哥也看中了小春姑娘，

今天約好淀邊來相會，

我們兩人把婚事商量商量。（四處望了望）

大勇哥，怎麼還不來呀？

（唱）東張張西望望，望也望不見，

不由我一陣心裏急的慌，

休息的時候你不抓緊，

過一會幹起活來咱怎麼商量？

啊！他來啦，我也得讓他着着急。

〔李春花藏在樹背後去，王大勇上。〕

王大勇 （唱）三月裏日頭暖洋洋，

白洋淀一片好風光，
青青的草兒抱綠水，
碧綠的垂柳列成行，
天空的鳥兒齊啼叫，
遍地歌聲多悠揚。
東邊瞧來西邊望，
怎不見春姑娘？

春花怎麼還沒來呢？以前，我來晚了，她就俏皮我一頓，這次她來晚了，哼！……

〔李春花從樹後伸出頭來暗笑，故意咳嗽了一聲。〕

李春花 你說來晚了怎麼樣？

王大勇 哎，你在這哪？

李春花 誰像你，跟沒事人似的，來這麼晚，真該檢討檢討！

王大勇 該你說嘴哩，好，我檢討！（作敬禮狀）

李春花 你等着，我送你點東西。（取褂子）

王大勇 什麼？

李春花 給你。

王大勇 春花……

李春花 快穿上吧！

〔王大勇穿褂子。〕

（唱）這褂兒線連線來針連針，

表一表我對你的心；

你看不大不小多麼合體，

顯得大勇哥你更精神。

王大勇 （唱）這褂兒做的正可身，

深情厚意我記在心，

高山可比你我愛，

手巧還看知心人。

李春花 (唱) 知心人咱互助又互愛，

王大勇 (唱) 知心人咱永遠不離分，

這褂子怎麼作得這麼合適？

李春花 我一捉摸就準，沒這麼好眼力——還成！還是趕緊談咱倆的事吧！

王大勇 現在顧慮的就是你奶奶啦。

李春花 她那個老腦筋，天天跟老韭菜那號人在一塊說長道短的，真是塊絆腳石。大勇哥，只要咱倆願意，她擋不住！

王大勇 就是難為你娘？

李春花 我娘爲我的事可真受了不少窩囊氣。(沉思)大勇哥，我看咱們年輕人先帶個頭，作個樣子，老奶奶攔擋時，就給她個釘子碰碰！我娘的事也就好辦了。

王大勇 你說，咱倆的事什麼時候辦？

李春花 我看那倒沒什麼關係。這樣吧，把生產忙的季節過去，咱倆都當上勞動模範的時候，結婚好不好？

王大勇 好！咱一定來他個雙喜臨門，鬧個光榮結婚！

〔衆上。〕

婦女乙 對，鬧個光榮結婚。

衆 對，鬧個光榮結婚。

李小梅 看你們這個大驚小怪的！年輕人就應當這樣，有理想、有魄力，咱們都應該向他們學習。

〔李春花、王大勇低下頭。〕

李秀萍 你們看人家小梅姐，思想多進步呀，明個就要當幹部了。

李小梅 這個小丫頭片子。

婦女丙 別嚷啦，你看那是誰來啦？

李小梅 春花，你娘來了。

李春花 我娘趕集去了。

李秀萍 後邊那一個呢？

李小梅 是常青叔欸。

李秀萍 你們瞧人家倆够多好啊，大嬾子趕集去，常青叔還扛着鋤頭跟她後邊保駕啊！

李春花 你別瞎說，人家常青叔是打地裏回來。

王大勇 是，我叔是打地裏回來。

李小梅 誰瞎說，常青叔跟大嬾好誰不知道。

李春花 不理你們，看我娘給我買什麼來了！

李秀萍 你幹什麼去？人家好容易碰在一塊！

李小梅 對了，讓人說會話吧！

李秀萍 對！讓人家說會話吧。走！
〔李秀萍把李春花往船艙裏推。〕

李春花 幹麼？……〔被推入船艙〕
〔沈慧真、王常青上。〕

王常青 春花娘，走慢些。

沈慧真 回去晚了，婆婆又不知說些什麼呢。

王常青 好容易碰到一塊，這兒還清靜，你坐下咱們說會話吧。
你趕集去買的什麼？

沈慧真 買了點零碎東西。

王常青 家裏地裏都是你一個人忙，也真够你受的。以前我跟大勇也是一樣，我們爺倆忙的頭昏眼花的，連飯都吃不好。依我看，你還不如參加互助組，地啊能有人照顧，那可就省心省多了。

沈慧真 我也是那麼想，可是……

王常青 怎麼，家裏又鬧氣了？

〔沈慧真看了看王常青，坐在石頭上。〕

沈慧真 唉！提起家裏的事啊！真沒法說。

〔李小梅、李秀萍等不斷探頭暗暗偷看。〕

（唱）提起家事好心酸，
狠心的婆婆實在難纏，
整天裏無事生非瞎挑眼，
閒言碎語說不完。
她一心要給春花把婆家找，
不允許孩子自由結姻緣，
包辦的婚姻害得我够多苦，
我怎忍心再看閨女受熬煎，
難得我，眼淚只有往肚子裏嚥，¹
難得我飯吃不下覺也睡不安，
光這些事兒還不算，
提起咱……

王常青 提起咱怎麼樣？

沈慧真 （唱）提起來更是一層難。

王常青 （唱）春花娘你且放寬心，
我和你不是隔心的人，
你爲我縫縫連連多辛苦，
你爲大勇的親事費盡了神，
有什麼委屈對我講，
不說出口來我不放心。

沈慧真 （唱）爲咱們，老婆婆整天動疑心，
罵我是敗壞門風的壞女人，
混煮餃子亂炒麵，
冷言冷語刺撓人，

有一天咱倆在街上說了句話，
婆婆她罵了三天，我湯水沒沾唇。

王常青（唱）這樣的日子，我可怎麼忍！

我勸你下決心，別顧慮他們！

唉！我真替你也爲難，依我看你不要那麼死心眼啦！

沈慧真 我也是這麼想。唉！可是，又有什麼辦法，春花這麼大啦，
老婆婆又是那麼難纏，說不定村裏人又說些什麼呢！

王常青 光怕還行，如今是婦女抬頭的時候了，只要你拿定主意
就好辦。

沈慧真 說心裏話，我早就想……唉，爲這事，我晚上躺在炕
上翻過來，翻過去，哪合得上眼呢。這些苦處有誰知道
哇！（沉思）常青……

王常青 春花娘……（二人片刻無語）

沈慧真 唉！我得趕緊回去，回去晚了，婆婆又該……

王常青 對！以後再說話吧。

〔沈慧真下，王常青趕上前去。〕

春花娘，以後你要把心放寬些。

李小梅 大叔！你看這是誰！

〔衆從船艙推李春花、王大勇出來，哄然大笑，有的拍手直嚷。〕

王常青 傻孩子，嚷什麼！（有些不好意思）

李秀萍 常青叔害臊啦？

王常青 大勇，你看到時候啦，咱們走吧！

王大勇 走，明天見。（望李春花）

〔王常青、王大勇下，婦女主任等滿帶笑容地上。〕

李小梅 傻，常青叔。

李秀萍 常青叔。

李小梅 我們還等着喝您的喜酒哪。

衆 對了，我們還等着喝您喜酒哪。

婦女主任 你們又跟大叔開玩笑！

李秀萍 主任，剛才大叔跟大嬸子談的可熱乎哩。

李春花 你們就鬧吧，甭幹活了。

婦女主任 你們可別亂說，來，我告訴你們。

(唱) 姐妹們說話要留心，

他們的事情不比年青人，

春花娘改嫁不是簡單事，

要知道她婆婆是個老腦筋。

鑿死槓子認死理，

鋼鎚破不開的死榆木墩。

這件事咱們千萬多把辦法想，

才能够幫助他們結成自由婚。

李小梅 主任，只要是他倆願意，還管她婆婆幹什麼！

李秀萍 她婆婆要是不願意，咱們就鬥爭她！

衆 對，非得鬥爭她不可！

婦女主任 你們先別忙，春花的事倒好辦，她娘的事就不同了，人家本人還沒有公開，咱們可不能拿這件事開玩笑。

李春花 你們還幹活不幹！

婦女主任 對，咱們先幹活去。

衆 咱們先幹活去。

——幕落

第 二 場

時間 上午。

佈景 沈慧真外屋。有張方桌，左邊放一把舊式木椅，右邊放一隻長凳，還放有兩隻沒織完的蓆簍和幾束葦葦。看樣子，是住了

多年的房子。

幕啟 老婆婆在場上。

老婆婆 (唱) 如今的世道太不像話，
作女人不像女人家，
女孩子搞對象心如野馬，
小寡婦鬼鬼祟祟胡蹺蹺。
當老人的只要管一管，
婦女主任就把罪名往咱身上加！
說什麼婚姻大事應該由自主，
說什麼要反對封建的老疙瘩。
這真是年頭改變人心也跟着變，
活活的把當老人的來氣煞！
我不管什麼婚法、喪法跟新法，
有我的家法就不能依着她！

真不像話！小春花跟大勇勾勾搭搭還不算，她娘也心動啦，跟王常青不清不白的，真不嫌丟人！二貴這個孩子也真不聽話，天都到這時候了，還不張羅起來。唉，算是不讓我省心！二貴，二貴！你還沒起來呀，唉，真沒法子。

〔李二貴上。〕

李二貴 娘。

老婆婆 我說你還起來呀，我當你睡死了。你也不看一看，誰作買賣像你似的呀，作買賣就得早起晚睡，你看天都什麼時候了，你才起呀。你呀，將來一定弄成個大虧空。

李二貴 您成天到晚上的總是這麼叨嘮，我這不起來了嗎？哼，早出去，早出去也賣不了錢！

老婆婆 你要再晚點起，還開不了張了呢。看你這懶勁！

李二貴 大清早起您這不是沒有的事麼！(面向沈慧真屋裏)嫂子，
嫂子？

老婆婆 你喊她幹麼呀，她趕集去了，還沒回來呢，又不定到
那裏野跑去了。

李二貴 您到她屋看看，我叫她給我洗的衣服，洗好了沒有？

老婆婆 我知道她擱在哪啦！

李二貴 您進屋找一找，還跑得出去她的屋裏。

老婆婆 唉，我一天到晚的，就光你們這羣孩子大人的，我就伺候
不完。我看明個我死了，你們該怎麼辦。(下)

〔老婆婆取衣上。〕

老婆婆 穿上快走吧。看你這鞋不是挺好的嗎，幹什麼又做新
鞋呀。

李二貴 你這不是沒有的事麼，我多嚙做鞋啦！

老婆婆 你沒做鞋？！那屋裏那雙鞋是給誰做的？

李二貴 那我哪知道啊。

老婆婆 (取鞋返上) 你看！

李二貴 (試鞋) 娘，你看這鞋我穿得嗎？哼，我嫂子不定給誰
做的哪！

老婆婆 哼，我明白了，這一定是給王常青這個小子做的，怪
不得頭兩天，她跟我說要想參加互助組，什麼集體生
產，還不是爲了跟王常青這個小子拉攏着方便嗎！

(唱) 我早看出這個小老婆不安分，

怪不得人家都說她不正經。

她時常偷偷摸摸給人家把活做，

這一定是要送給那個王常青。

小春花也叫她給帶累壞，

娘兒倆一塊敗壞門風。

這口氣我可不能再忍下去，

二貴，你去把她們給我找回來！

她回來，我可不能再把她們容！

李二貴（唱）依我看你還是沉住了氣，

嚷嚷出去也不好聽，

萬一鬧到政府裏去，

恐怕咱也難佔上風。

老婆婆（唱）你真是一塊窩囊肺，

我不管上風不上風。

打死她我先出口氣，

管教媳婦看誰敢不答應！

你不願意去，你看着家，我去把她找回來！

李二貴 你先別着急，我也不是窩囊肺，我也不是不怕丟人，
我是說這麼辦不行！

老婆婆 你說這麼辦不行，該怎麼辦呢？

李二貴 我看……不如……

〔老韭菜上。〕

老韭菜 嫂子。

老婆婆 她九孀子來啦！

李二貴 九孀來啦！

老韭菜 嫂子，我告訴你個喜信吧，春花的親事說妥啦！

老婆婆 噢！說妥啦。

老韭菜 啊！都依着你的意思辦啦！

（唱）剛才到東莊姐姐家去提親，

這件事辦得真趁我的心，

我姐姐看見我笑的她就併不住嘴，

不住的說春花可是個好姑娘，